

## 絕對值得一讀的首次全譯本部派佛教論書文獻學之作：

江燦騰\*

## 木村教授著《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中譯本的簡明相關解說（上）

## 一

這本《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是現代中文全譯本的第一次問世，也是近百年來整個漢語佛學界中，最少被提及同時也最少被理解的。但它卻是我多年來，極力慫恿臺灣翻譯日本佛學名著的資深專家依觀尼，將其全書翻譯出來。之後又極力推薦給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為何看來一本似乎如此冷門的書，我卻認為它其實值得現代的讀者來讀？當中的原因，我藉著這篇解說文，馬上就會告訴你。而當你讀完全文或全書時，你應該就不會懷疑我所說的有無可信度了。

並且，這也是當它的新書，很快要在新年剛過的二月初出版上市時，負責此書編輯的徐平先生來信邀請我，像我過去二次為依觀尼所翻譯並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木村泰賢教授的權威名著一樣，也幫忙寫一篇介紹文時，我幾乎立刻就慨然答應了，沒有絲毫猶豫。

但是，究竟要如何寫？才是對首次接觸到此一罕見

有關小乘佛教（或部派佛教）論書文獻學的權威之作，進行明白易懂的恰當介紹呢？

幾經思考後，我打算延續之前，我已兩次介紹過依觀尼在本書出版之前，有關六卷《木村泰賢全集》的第一卷與第兩卷的介紹之文的寫法，但稍作改變。首先，我要說明，它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因為你手中拿到的這本首次問世的中文全譯本，它所根據的日本版，其實是在一九三七年，首次以「增訂版」的方式，納為新編六卷版《木村泰賢全集》中之一的第四卷《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明治書院出版。

但，它的早期原型，其實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作為申請東大文學博士學位論文。也就是此次中文全譯本中的序文，以及第一部分的五篇全文。其餘的，是木村於一九三〇年以四九歲盛年猝死後，又隔了七年，才首次編輯《木村泰賢全集》，因而增加了第二部分的各篇論文。

之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改由大法輪閣出版「新增訂版」，但同樣是六卷版《木村泰賢全集》的第四卷。而所謂「新增訂版」，是其在卷後，新附上由水野弘元教授寫的全書內容權威「解說」全文，以及由幾種學者悼念木村猝死的交誼文章，也包括木村生前著述所刊載各種期刊目錄或著作出版時地等，彙編而成的《木村泰賢博士年譜》。只是，此次年譜的部分，並沒有中譯出版。因為在水野弘元教授所寫的「解說」，已講得夠清楚了。

不過，從二十世紀東亞佛學現代研究思潮與發展的角度來看，木村的博士論文的原型，有其特殊性，不只是當時的日本佛學研究群英中是如此，對於大陸與台灣地區的廣大佛教知識圈更是如此。它的重要性，如果將它重新放到當時的整個世界佛學思潮的激盪，乃至在當時東亞各國的佛學研究知識群的動態史的發展脈絡中來看的話，這對我們理解此書的重要性，將會更清楚。

## 二

有關木村教授，首次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作為他申請東大文學博士學位論文審查的原貌，在目前台灣地區或大陸的各大學圖書館或研究機構，幾乎沒有被

收藏過的紀錄。因此，現在唯一可以找到原書內容及其封面原貌的，只能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近代部的P.O.掃描檔完整資料，才可上網下載來看。

而我應該是極少數如此去找到的。可是，當我看到之後，赫然發現它根本不是維基百科上或所有中文相關佛教文獻引述上所出現的如本書一樣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書名。而是《阿毘達磨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關於阿毘達磨論書之形成過程研究：特別針對主要的四、五種論書》）的書名與內容。

因此，對此一原型要進行相關理解時，此處採取的方式，是讓我們的讀者立刻可以跟著我所全部消化過的當時歷史場景，並重新建構出一條發展的簡明發展線索，來追蹤此一論文原型，在當初究竟是如何出現的？之後，我們會再進一步讀到我所提出的更深一層相關解說。

根據上述發展線索，我直接就切入，告訴我們的讀者說，此一原型其實是，木村在留學英國與德國期間（一九一九年七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很快在一九二〇年間，就全文書寫完成的初稿。但是，當時，它並沒有先各篇獨自發表，而是原稿直接寄回日本後，預備作為

申請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之用。

而我們根據木村的在書中的自述，可以了解，其間他曾廣泛徵詢各方的批評意見，以便及時進行相關更正錯誤論斷或增補不足的引述資料。而有一位跟他治學領域相近，往來密切，也預備申請東大博士學位的學友長井真琴，集合數位同門，針對木村的原稿全文，幫忙核對所引述的文獻資料來源與資料是否有記載錯誤之處，一再反覆批判細讀，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當時他本人已回國任教，才作為他向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當局申請博士學位的正式論文，交由先前（同年四月）已有合作出版過《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經驗的丙午出版社出版。

但是，為何他當時不用《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作為申請東大的博士論文之用？而是要以此書之後才出版的《阿毘達磨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作為審請博士學位的論文？

有關這一問題，歷來沒有學者質問過此事。更不用說要進一步探索其學術真相了。我將首次在底下稍後試圖進行解謎。因此，此一問題敘述，先在此將其暫時擱置，仍然接續先前尚未全部過程都完整交代的話題線索。

。

此即，他因為決定提出《阿毘達磨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作為審請博士學位的論文。而其後不久，也就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他順利地獲頒東大的文學博士學位。

而他在跨過此一最高等級的博士學位門檻之後，又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升等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且新擔任的正式教職，就是該校「印度哲學」課程的第一講座教授。而這在當時，等於日本國內該領域的最新頂尖學術權威。

換句話，木村真正開始進入全盛時代，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四九歲盛年猝死為止，他都是引領當時東大的「印度哲學」課程新風潮的指標性人物。

甚至，一九二四年「第一屆東亞佛教聯合會」在日本東京芝上寺召開時，木村作為大會佛教法義研究部的主席，撰寫長篇的《佛教研究大方針》，交由大會印成單獨的小冊子，發放給參與大會所有各國佛教代表閱讀與參考之用。所以也類同東亞現代佛學研究的最高權威指導者。這是現代東亞地區從未有過的佛教學術研究的巨大共識，以及只有他才能在當時的那種場合，公開對於東亞佛學界的代表，以自身的卓越治學經驗，做出了

那樣完全無私的國際分享。但是，直到木村於一九三〇年以四九歲盛年猝死為止，他都沒有出版預備接續前一本《原始佛教思想論》的新論述模式，撰寫出一本完整體系與內容的「印度哲學」課程的著作。只是在木村死後，將他發表過不少篇的阿毘達磨文獻學相關論文，與博士論文一起，納入《木村泰賢全集》第四卷，取名《阿毘達磨論之研究》出版。

至於有關部派佛教論書的多篇論文或授課講義，也由其高徒坂本幸男及其夫人等，辛勤編輯出來的《小乘佛教思想論》一書，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先出單行本。之後，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才納入《木村泰賢全集》的第五卷，同樣由明治書院出版。

於是，我們順此建構出來事件發展主幹簡明線索，再次解說更深層面的實際發展狀況，其中也包括先前提過的：為何他當時不用《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作為申請東大的博士論文之用？而是要以此書之後才出版的《阿毘達磨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作為審請博士學位的論文？解開這一謎題。

（未完待續）

註釋：

\* 台北城市科大榮譽教授。

## 上海玉佛禪寺大雄寶殿 平移工程完工

上海玉佛禪寺二月三日舉行「大雄寶殿平移頂升圓滿落成啓用慶典暨聖像裝金啓動儀式」，該項「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保護性修繕工程大雄寶殿平移工程」是自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由上海玉佛禪寺啓動，係採用現代平移技術將大雄寶殿及殿內佛像整體同步向北平移三十餘米，平移到位後，再通過交替頂升技術將大雄寶殿整體向上頂升一米。整個工程歷時十八天，至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七日圓滿完成。

此次平移修繕工程完工後，大殿前的廣場面積，也擴大至原先的兩倍，即使在人流量較大的節日，也能保障廣大信眾來寺祈福時的安全。

同時，大雄寶殿聖像裝金也正式啓動，自二〇一八年二月三日起，上海玉佛禪寺將對大殿裡面的所有佛像進行保護性修繕、裝金。